

古宫

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

首尔四大古城门内坐落着景福宫、昌庆宫、昌德宫、庆熙宫、云岷宫和德寿宫等多座古宫。这片空间如今是以宽广车道为主轴规划的市中心，但仅仅在一个世纪前，国王和王室成员居住的宫殿才是划分这片区域的核心要素，主要道路则仅起着连接各个王宫的作用。朝鲜王朝时期四大城门以内的空间即都城——国王生活的区域，四大城门相当于该区域边界的标识。

“古宫”，顾名思义即为“古代的宫殿”。与日本、英国，法国和俄罗斯不同，韩国现存的所有宫殿都是“古宫”。因为就连首尔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古代宫殿景福宫，现在也不是当今国家领导人居住或办公的场所。景福宫在市中心占地广阔，具备明确的空间性，却不属于“此时此地”，从这一点来看，这是一个悖论。这些古代宫殿坐落在首尔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，俨然成为现代房地产触角无法入侵的一方圣地。如果你认可，“现在”时间的暴力性就是现代性的本质，可将旧事物肆意侵蚀、瞬间吞没，那么古宫可谓城市里的孤岛。虽然古宫借助了国家制度的力量得以保存，但它通过历史赋予的时间性权威，在自身与当今世界之间筑起一道坚实围墙，将自己隔绝于现代性之外。

古宫之“过去”迥别于它者之“过去”。其居住者虽不复存在，古宫仍借助集体记忆获得“传统”和“历史”的光环，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。这种象征意义，不仅源于古宫在古代社会的绝对政治权威，还源于现代都市人欣赏古色古香的砖瓦与丹青、雅致的庭院与气势恢宏的空间布局时，涌现出的对往昔美好的隐隐怀念之情。同时，古色古香的意象使古宫升华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，

成为历史共同体的共有之物。

问题是，古宫所引发的这种怀念之情和古意盎然的意象，使人们忽略了对其本质的思考。今日的“古宫”，以巧妙的方式歪曲其过去所具有的真正历史属性。对一个历史共同体而言，此处曾为拥有绝对王权者的居住地，它宫阙九重，不曾是共同体的共有空间，进入现代才为万众所共有。因此，古宫虽然凭借神圣不可侵犯的往昔之墙阻挡了“现在”强有力的侵蚀，但这往昔并不能驱使现代人去探究其真正的历史性。现代都市人潜意识里不过将其视为具有“过去”之外形的“公园”而已。人们置身于古宫之中感受到的对过去的怀念，已脱离了其历史意义，只停留于对其外观的欣赏，不免落于俗套。历史学家爱德华·霍列特·卡尔有一句名言：“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”，因此拥有历史遗迹外观的古宫其实已不再拥有其历史本真了。

对古宫真正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理解最为透彻的反而是殖民统治者。因此，他们不但摧毁了灭国王朝的宫殿，还在宫里放置兽笼，并建造殖民统治巢窠——总督府。但是，昌庆宫更名为“昌庆苑”、成为动物园后，自开园之日便人山人海，成为这个国家百姓深夜赏樱之胜地。无论彼时此时，共同体的成员们从未正确认知古宫的意义。

古宫虽为过去之物，如果不能将其与过去全部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联系起来，对其本质进行寻本溯源，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它的过去。即便对古宫历史进行神秘化、浪漫化的复古再现也无济于事。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，古宫虽然表面上笼罩着神圣的历史光环，但实际上不过是满足现代都市人需要的休憩场所、幽静雅致的游乐园，除此之外别无意义。

然而，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提出的，如果历史是永无止境的对话与反思的过

程，是通过过去叩问现在与未来生活，那么，古宫应当具备现代、现在属性，属于“此时此地”。（朝译汉组集体讨论）